

太原市赋

王铁成

冬夜琐记

何语嫣

冀州故治，并州新府。星分鬼毕，地接太吕。拥山川之险，襟四塞之要冲；扼内外之钥，控五原之都邑，睥睨天下，揽顾山河。东抵太行，潜龙伏隐，翠屏、西枕汾水，清波漱玉流芳。北望雁门秋塞，金风特异；南垂河东沃土，秀泽寻常。城郭锦绣，旷野莽苍。莺歌飞霞，岭挂暖阳。商贾云集之所，瑞兽争卧之乡。诚乃三晋枢纽，不愧华夏津梁。

溯源堡井，肇启唐尧。昭公北伐，夷狄伏招。春秋争霸，威名震慑诸侯；战国逐鹿，声势壮之九霄。赵索户而迁址，联围犹叛；秦夺域以设郡，纷乱未遂。或分守而号帝，或引奴而将消。移治所而有别，袭建制之律条。揽城之美誉，王室时兴；付千古于一炬，晋阳土焦。至明修整，生气盎于州府；及清远涉，财帛共以英豪。傅山画绝，米芾书标。廉颇将帅，少伯风骚。

风光秀丽，代冠神州。周柏苍劲，鸣泉含愁。天龙山上，灵韵漾于穹顶；古建祠中，严美萦于心头。城有凤凰之姿，飘然炫彩；物竟斗牛之华，流光盈周。鱼纹雕梁，极尽烘托之妙；碑刻金篆，瞻彼石窟而留。登高远眺，山若黛眉之蹙；俯临巡游，水如碧玉之幽。斜阳灯火，亭台楼阁。人多闲趣，明月怀柔。

乐善爽性，质朴醇厚。德才尽展，广以略谋。晋剧铿锵，梆子遏之行云；皮影灵动，明暗绎以春秋。剪纸精巧，络百态于方寸；面塑传神，忽分捻而指钩。品奥肉之泽润，香满街巷；喜稍梅之酥软，流连层楼。彩绘撑面，惊疑仙官垂落；拔花怡情，是得连理何求。婚丧嫁娶，仪礼完周。邻里和睦，远客荐酬。轻利尚义，崇勇仁修。其民若此，聚以盟鸥。

观太原之变迁，慨世事之沧桑。往日金戈，已残垣而首香；当年商贾，尚秉志而名扬。静水流深，城有兴衰之证；青峰危耸，德唯今古之良。大厦林立，阡陌康庄。工艺术极，科教无疆。看龙城之闹市，实活力之新乡。营于厚德载物，盛以他时荣光。千载文脉，续三晋之星璨；一川灵秀，育九州之栋梁。览而沉思，感其厚重之韵；游而放怀，叹其胜景之昌。光阴流转，盈眸未央。思之忆之，独爱此乡。

校园里的白桦已秃得只剩灰黑的枝干，即便有还算明媚的日光厚厚地铺在地面上，北京的冬天也依旧冷得刺骨。冬至那天，食堂的水饺窗口排起了长队，氤氲的热气裹着饺子香飘出老远，我站在队伍里，忽然念起家中一方矮桌的温馨。心念一动，便临时起意订了车票，要回家过这个冬天。

到家时天已黑透，楼道里的声控灯应声亮起，暖黄的光晕漫过台阶，驱散了一路的寒意。推门而入，熟悉的烟火气扑面而来——我家素来爱围坐在岛台上吃饭，图的是收拾方便；碗筷旁总摆着几双吃火锅专用的长筷子，只因我们一家三口都爱买了食材在家涮锅。岛台上悬着三盏暖光灯，锅里的辣汤咕噜咕噜地翻滚，氤氲的水汽袅袅蒸腾。母亲坐在一旁擀面皮包饺子，圆润饱满的饺子被整齐地码在簸箕上；父亲忙着清洗、摆盘各色火锅食材，指尖的忙碌里藏着细致的温柔。我这个帮不上什么忙的小女孩，便在一旁举着相机，将餐桌前这些小小的、暖暖的，独属于北方人的情愫一一定格。

终于闲坐下来，父亲照旧取来啤酒递给我，自己则抿着几杯散打的高度酒。酒过三巡，他忽然说起最近回村里的见闻：院里那根绑秋千的铁杆子，竟因年月太久生锈嵌进了树干里，斑驳的锈迹混着树皮的裂口，看着格外揪心；东头那棵老枣树终究没能扛住岁月风霜，繁茂的树冠被尽数锯去，只留下一截光秃的树桩……微醺间，我听着父亲絮絮叨叨地说着这些琐碎家常，心头忽地漫过一阵恍惚。

你会想念老家吗？想念老房子里发生过的一切，想念那里的一花一草一木。岁月从斑驳的墙皮上剥落，恍惚间就能看见小时候的模样。父亲口中的枣树与秋千，几乎承载了我整个童年的欢喜。这份情愫，竟与归有光在《项脊轩志》里写的“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自我记事起，后院那两棵枣树就已高过了房顶。春日里，枝头才冒出细碎的黄芽，转眼入夏，便已是满树的郁郁葱葱。及至夏秋之交，枣子密密实实地缀满枝头，青的、红的，一簇簇压弯了枝条。风一吹，枝叶便簌簌地晃，日光穿过叶隙筛落下来，在地上投下明暗的光斑。那时的我，总馋高校上最红最甜的枣子，却又够不着，便巴巴地跑去搬爷爷当救兵。爷爷总是笑着走来，伸手握住枝条轻轻往下一拽，我踮起脚尖，刚好能将那些诱人的红果摘进掌心。

父亲向来手巧，寻来一根铁杆架在两棵枣树之间，又安上两个铁环，系上一块厚实的木板，一架秋千便成了我的专属天地。起初我只敢轻轻晃，后来胆子渐渐大了，蹬着地面把秋千荡得老高，风在耳边呼呼作响，树影与天光在眼前不停旋转。到了夜里，一家人便围坐在枣树下的方桌旁，烤肉喝酒，闲话家常。家里的大狗总在桌下蹭来蹭去，讨要些肉骨头吃，以至于明月何时攀上夜空、星星何时缀满天幕，竟都无从察觉。

酒暖回忆，思念绵长。岁月变迁，物是人非，老家不知从何时起，已成了我记忆中的“项脊轩”。如今的小院东半边空荡荡的，再也寻不到那片舒舒展展的绿荫；那个握着枝条为我摘枣的人，也早已远去；就连那架荡过无数欢笑声的秋千，也不知所踪。可每当微醺时闭上眼，想起在树影里晃晃悠悠的童年，总觉着身子还在轻轻摇晃，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枣花簌簌落满肩头的午后。那根嵌进树干的铁杆留下的痕迹，也一并刻进了记忆深处，浅浅的，却从未褪色。那些关于夏日、小院、枣树与秋千的细碎片段，竟让这个平淡的冬日，泛起了层层涟漪，镀上了一层温暖的光泽。

岛台的灯依旧暖暖地照着，火锅的热气也依然袅袅升起。那嵌进树身的铁锈、被锯断的树桩，与其说是失去的印记，不如说是岁月馈赠的证明——证明那些美好真切地存在过。当父亲抿着酒絮叨旧事，当白胖的饺子在沸水里浮沉翻涌，我忽然懂得，我的“项脊轩”从未远去。它藏在每一个泛着暖光的餐桌旁，匿于每一句琐碎的闲话里，在时光里悄悄生长，就像那棵被锯去树冠的老枣树，根须依旧深深扎在泥土里，只待春风一吹，便会抽出新的枝丫。

并州冬韵

王大伟

并州的冬，是从汾河河面的第一片薄冰开始的，是从山巅的第一缕寒雾起笔的。退去夏日柳巷的人声鼎沸、汾河岸边的蝉鸣聒噪，这座古城便收敛起所有的浮躁，沉进一片清冽的静逸里。

冬日的清晨，天光熹微时，并州的街巷便浸在一片安然的静谧中。没有了夏日里汽车鸣笛与商贩叫卖的交织，也少了春秋游人如织的喧闹，只有寒风掠过光秃秃的枝丫，发出细碎的簌簌声，像是城市在低声呢喃。远处的西山被一层薄雾轻笼，黛色的轮廓柔和得像一幅晕染的水墨画；汾河景区的芦苇荡褪去了往日的翠绿，枯黄的苇秆在风中摇曳，萧瑟中透着一种的风骨。街边的店铺还未完全苏醒，卷帘门紧闭着，只有几家早餐铺透出暖黄的灯光，氤氲的热气裹着油条与豆腐脑的香，在冷空气中晕开一小片温柔的云。阳光爬过树梢，缓缓洒在大街小巷，将玻璃映得发亮，墙角的枯草上凝着白霜，像撒了一把细碎的银粉。偶有几只麻雀落在墙头，叽叽喳喳地啄着霜粒，又扑棱棱地飞向远处的树梢，动静之间，更衬出这座城市的静。此时的并州，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者，敛去了锋芒，只余下岁末沉淀后的从容与静美。

这份静逸，却从不是死气沉沉的代名词。当朝阳彻底跃出地平线，并州的活力便如解冻的春水，缓缓漫过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从公园里的晨练声，到写字楼里的键盘声，处处都涌动着蓬勃的生机。

晨光熹微时，公园里便响起了活力的序曲。城市大大小小公园的空地上，成群的老人早已列队站好，太极的招式舒缓圆融，一招一式都透着岁月淬炼的从容；健身区，银发老者们正拉着健身器材，谈笑声随着晨风飘向远方；还有人提着鸟笼，聚在古槐树下，鸟鸣声清脆婉转，与老人们的闲聊声交织在一起，成了冬日里最鲜活的晨曲。这些白发苍苍的身影，在寒风中精神矍铄，他们的晨练，是对生活的热爱，也是这座城市最温情的活力注脚。社区广场上，还有老年秧歌队的身影，红绸子在寒风中翻飞，锣鼓声敲得震天响，热闹的气息驱散了冬日的寒意，引得路过的行人频频驻足，脸上漾起笑意。

上班时间渐近，并州的街头便涌动起青春的浪潮。穿着时尚羽绒服的年轻人，步履匆匆地奔赴各个写字楼、产业园。他们手里握着热咖啡，耳朵里塞着耳机，脸上带着朝气满满的神情，眉宇间藏着对工作的热忱与对未来的期许。公司里，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年轻人正为一个项目热烈讨论，白板上写满了创意与方案；柳巷的商铺里，店员们忙着整理货架，用热情的笑容迎接第一批顾客，橱窗里的冬装琳琅满目，透着时尚与活力；建筑工地上，工人们裹着厚棉衣，有

条不紊地忙碌着，塔吊的轰鸣声与机器的运作声，奏响了城市发展的奋进乐章。物流园里，快递员们早已分拣好包裹，骑着电动车穿梭在街巷里，他们的奔波，串联起这座城市的物资脉络，也让冬日的经济暖流不断涌动。这些奔波的身影，是并州冬日里最昂扬的活力，推动着这座城市的经济脉搏，在寒风中稳健跳动。

而孩子们的身影，则为并州的冬日添上了最灵动的一笔。清晨的校门口，穿着鲜艳校服的孩子们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涌进校园，清脆的笑声像一串串银铃，打破了街巷的宁静。课间时分，操场上便成了欢乐的海洋，孩子们追逐嬉戏，雪球飞来飞去，红扑扑的脸蛋上洋溢着天真烂漫的笑容；雪地里，他们蹲下身堆雪人，胡萝卜做鼻子，纽扣做眼睛，围巾裹在雪人脖子上，一个个憨态可掬的雪人，成了校园里最可爱的风景。放学路上，他们手牵着手，叽叽喳喳地分享着校园里的趣事，书包上的挂件随着脚步摇晃，像一个个跳动的音符。路过街边的糖葫芦摊，孩子们会停下脚步，望着红彤彤的糖葫芦咽口水，家长笑着买下一串，酸甜的滋味在舌尖化开，是童年最甜的冬日记忆。

汾河湿地公园里，更是藏着并州冬日独有的生态活力。雪后初霁的湿地，银装素裹，枯黄的蒲草顶着蓬松的雪团，像一朵朵毛茸茸的棉花。冰面未完全封冻的水域上，白鹭是冬日里最优雅的精灵，它们披着一身洁白的羽衣，或亭亭玉立在浅滩，修长的腿浸在微凉的水中，凝神静候游鱼；或展翅掠过水面，翅膀划破清澈的天光，留下一道优美的弧线。成群的麻雀、喜鹊在芦苇丛中穿梭，叽叽喳喳的叫声此起彼伏，偶尔惊起几只斑鸠，扑棱着翅膀飞向远处的杨树林。还有不知名的水鸟，三三两两聚在冰面的裂隙旁，啄食着水草与小鱼，灵动的身姿为清冷的冬日湿地添上了一抹生机盎然的亮色。这些飞鸟与水禽，是并州生态的鲜活注脚，它们的栖息与嬉戏，彰显着这座城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活力。

除了市井街巷的鲜活气息，并州的文化脉搏，也在冬日里缓缓流淌。省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坐满了埋头阅读的人，翻书声沙沙作响，与窗外的寒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术馆的展厅里，画展与摄影展吸引着艺术爱好者驻足，他们在一幅幅作品前凝神细品，感受着文化的熏陶；周末的剧场里，晋剧的唱腔婉转悠扬，老戏迷们听得如痴如醉，年轻人也饶有兴致地跟着哼唱，传统与现代在此刻交融。这份文化的活力，让并州的冬，不止有寒风与霜雪，更有书香与墨韵的滋养。

雪落并州时，这份活力更显热烈。一场大雪过后，整座城市银装素裹，西山的青松、晋祠的古柏、街巷



的砖瓦，都覆上了一层洁白的绒毯。清晨的街头，环卫工人挥舞着扫帚，清扫出一条条干净的道路；公园里，人们自发地拿起铁锹铲雪，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孩子们堆起憨态可掬的雪人，打起热闹的雪仗，雪球飞溅处，是最纯粹的快乐。雪后的并州，静逸与活力交织，清冷的空气中，满是人间烟火的暖意。

并州的冬，就是这样，一半是静逸，一半是活力。它退去了夏日的浮躁，却从未熄灭人间的烟火；它藏着岁月的从容，却也涌动着奋进的力量。这便是并州的冬韵，是刻在汾河的冰纹里、藏在西山的雪色中、融进每个并州人骨血里的、独属于这座古城的冬日情怀。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似曾相识燕归来

王琳

7岁那年春节，母亲带我去河北一位亲戚家。大概是许久未见的缘故，又适逢春节，母亲给亲戚准备了许多我们晋南当地的特产，麻花、煮饼、糖豆角，把背包塞得满满当当。

出发那天，下起大雪，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的行程。吃过早饭，母亲带着我赶到县城唯一的火车站，挤上列车，开始了远行。

我们乘坐的是一列绿皮火车，车厢里的人很多，除了座位上，过道和车厢连接处也都挤满了旅客，我和母亲比较幸运，在洗面池旁找到一小块落脚之处。

列车“咣当咣当”，不紧不慢地向前行驶，也不知过了多久，天色将黑，列车广播太原站到了。母亲摇醒正连连打盹的我，唤我下车。我这才知道，我们需要在太原站中转乘坐开往河北的列车。

太原站是山西省的大站，车站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摩肩接踵，母亲再三叮嘱我，一定要跟紧她、拉紧她的手。我懵懵懂懂，如小鸡啄米般点头。但糟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就在母亲带着我走进候车大厅没多久，一趟开往南方的列车开始检票，人流涌动中，我和母亲被冲散了。而且，更为糟糕的是，由于我个头太小，竟随着人群被越挤越远，先是挤到检票口处，接着挤下台阶，挤到站台上。

下车后，母亲一边念叨“高铁真快呀”，一边翘首朝站台上望去，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进出站的旅客人群中，我们果真看到了一位身轻如燕的铁路工作人员，她正在帮助一位带小孩的妇女进站上车，猛一看，好似当年的那位“燕子”。我和母亲快步上前，正要询问，却又止住了已到嘴边的话，因为眼前这位工作人员刚20出头的样子，年龄上与我们要找的“燕子”不符。

那位年轻的工作人员也注意到我和母亲欲言又止的样子，走过来热情地询问是不是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我和母亲简短说明当年的情况，她听后甜甜一笑，并把我们带到候车大厅，让我和母亲细细寻找。

与十多年前相比，太原站的候车大厅宽敞、明亮了许多，还增加了电梯、母婴候车室等，旅客进站也十分有序，不像从前那般拥挤。我和母亲从改梅助困室出发，逐一走进各个候车室。其间，我们几度惊喜地发现身似当年“燕子”的身影，她们或在帮老人进站，或在为旅客解答，或在忙着其他工作，可当我和母亲走上前询问时，她们却都笑着摇头，说自己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

许多年后，我对7岁那年发生的这段往事早已淡忘、模糊，但母亲却记忆犹新。17岁那年，我和同学去省城参加一个考试，临行前，母亲又念叨起当年的往事，让我到太原站后，一定打听一下曾经帮助过我们的那位工作人员，我笑问：连名字都不知道，怎么打听？母亲想了想，说这倒也是，然后又喃喃道：那总有个特征吧。我这才想起当年在站台上那位工作人员身轻如燕地朝我跑过来的一幕，并告

诉母亲。母亲听后也附和道：我也觉得她和她的同伴在人群中就像燕子一样，你去了就按这个特征找一找，兴许能找见。

就这样，我带着母亲的嘱托登上了开往省城的列车。与10年前不同的是，此时从我家乡开往太原的列车，已由绿皮慢火车变成了红色空调车，车厢里不但温度适宜，而且干净整洁。6个小时后，我和同学轻轻松松到达太原站。走下列车，我特意放慢脚步，瞪大眼睛四处张望，希望能看到当年那个熟悉的身影。可在有序进站的旅客人群中，我并没有看到期待的情景，再加上同学不断催促，我便放弃寻找，匆匆出站。

那次从太原回去后，我如实向母亲说明情况，母亲略显失望，说我应该到候车大厅再去找找、问问，说不定会有收获。我安慰母亲，等将来有机会了一定好好去找。

又过了几年，我在太原参加了工作，母亲很高兴，说有时间一定去趟太原，我知道她心中始终没有忘记当年的事情，希望能找到那位像“燕子”一样的铁路工作人员，当面致谢。为了完成母亲的心愿，今年夏日的一天，我回家接上母亲，前往太原。这一次，我陪母亲从家乡的高铁站出发，登上复兴号高速动车组列车，2个多小时便到达了太原站。

下车后，母亲一边念叨“高铁真快呀”，一边翘首朝站台上望去，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进出站的旅客人群中，我们果真看到了一位身轻如燕的铁路工作人员，她正在帮助一位带小孩的妇女进站上车，猛一看，好似当年的那位“燕子”。我和母亲快步上前，正要询问，却又止住了已到嘴边的话，因为眼前这位工作人员刚20出头的样子，年龄上与我们要找的“燕子”不符。

那位年轻的工作人员也注意到我和母亲欲言又止的样子，走过来热情地询问是不是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我和母亲简短说明当年的情况，她听后甜甜一笑，并把我们带到候车大厅，让我和母亲细细寻找。

与十多年前相比，太原站的候车大厅宽敞、明亮了许多，还增加了电梯、母婴候车室等，旅客进站也十分有序，不像从前那般拥挤。我和母亲从改梅助困室出发，逐一走进各个候车室。其间，我们几度惊喜地发现身似当年“燕子”的身影，她们或在帮老人进站，或在为旅客解答，或在忙着其他工作，可当我和母亲走上前询问时，她们却都笑着摇头，说自己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

整个候车大厅寻找结束后，我们仍一无所获，正当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时，母亲像是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对我说：“咱们不用找了。”我有些好奇，母亲说：“我觉得这里的每一名工作人员，都是当年的‘燕子’。”

我听后，顿有所悟。

如今，每当我乘坐火车出行，都会在不经意间与“燕子”相遇，那是人在旅途中遇到的最温暖的身影。

我是一名“80后”，出生于1984年。小时候总听妈妈念叨，“上有老下有小的日子，是担子最重的时候”，那时的我似懂非懂，只觉得妈妈的语气里，藏着几分疲惫，几分无奈。未承想，一晃几十年过去，曾经扎着羊角辫追着蝴蝶跑的小姑娘，竟也真真切切地过上了这样的日子。

如今的我，像一只旋转不停的陀螺。清晨的闹钟总是比日出更早响起，我揉着惺忪的睡眼爬起来，先轻手轻脚地走到父母的房间门口，听一听里面均匀的呼吸声——父亲的腰不好，母亲的血压时高时低，他们夜里稍有动静，我便要担心许久。确认二老安好，才转身走进厨房，碗碗瓢瓢的碰撞声里，熬出一锅软糯的小米粥，煎好两面金黄的鸡蛋，再切上一碟清脆的凉拌黄瓜。

这边早饭刚端上桌，那边书房里的高中生便打着哈欠走出来了。孩子正读高三，学业压力大得很，我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目送孩子背着沉甸甸的书包走出家门，我才匆匆扒拉几口饭，换上工装奔赴单位。办公室里的每一项工作都得打起十二分精神，不敢有丝毫马虎。

下午五点半，下班的铃声一响，我便拎起包往家赶。路过菜市场时，总要拐进去转一圈，挑些父母爱吃的蔬菜，买上孩子念叨了好几天的排骨。回到家，先陪父母聊聊天，听他们絮絮叨叨说些邻里琐事，帮父亲揉揉僵硬的腰，提醒母亲按时吃药。接着便一头扎进厨房，油烟缭绕中，炖一锅香气四溢的排骨汤，炒两个清爽的时令蔬菜。等孩子放学回家，满屋子的饭菜香，总能让他紧绷的神经松弛几分。